

讀  
書  
雜  
志

史記第五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屈原賈生列傳

濯淖

濯淖汗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汗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念孫案上言洗濯下言淖則文不相屬濯字當讀直教反濯淖聲韻矣濯淖汗泥四字同義說文曰潘浙米汁也

又曰周謂潘曰泔又曰滌久泔也廣雅曰濯滌也曹憲音直兒反士喪禮渎濯棄于坎鄭注曰沐浴餘潘水釋文濯直孝反喪大記濡濯棄于坎皇侃疏曰濯謂不淨

之汁也。廣雅曰：溇濁也。是濯溇皆汗濁之名。

不獲

不獲世之滋垢，峙然泥而不滓者也。念孫案：獲者，辱也。言不爲滋垢所辱也。鄭注：士昏禮曰：以白造緇曰辱。是也。下句泥而不滓，卽承不獲言之。廣雅曰：獲，辱也。又曰：溇，辱污也。溇亦獲也。古聲義同耳。

懲違

懲違，改念兮。抑心而自彊，念孫案：違非違逆之違，懲止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抑其心而自彊勉也。廣雅曰：怨，悻悻，恨也。悻與違同。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吝

則厥口詛祝，違亦怨也。詛亦祝也。正義以違爲違命，失之。詳見經義述聞。  
邶風谷風篇：中心有違。韓詩曰：違，很也。很，亦恨也。班固  
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楚辭：違謫作  
違。王注以違爲留，連失之。

### 含憂

含憂，虞哀兮。索隱曰：楚詞作舒憂，娛哀。念孫案：含當爲  
含，字之誤也。隸書含或作舍，又作舍，皆與舍字相似。舍即舒字也。說文：舒

從子舍聲。小雅何人斯篇：亦不違舍。與車盱爲韻。史記

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左氏春秋：哀六年，齊

陳乞弑其君荼。

釋文：荼音舒。

公羊：荼作舍。聘禮記：發氣怡夏。

鄭注曰發氣舍息也舍息卽舒息是舒與舍古同聲而通用王注楚詞曰言已自知不遇聊作詞賦以舒展憂思樂已悲愁是舒憂娛哀義本相承若云含憂則與娛哀異義矣

有命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銷兮念孫家有命當從宋本作稟命此涉下句有字而誤也楚辭作民生稟命王注曰言萬民稟受天命而生

曾傷爰哀承嘆喟兮世澗不吾知心不可謂兮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鑿恆

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  
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  
各有所銘兮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  
嗚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外不可讓兮願勿愛  
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引之曰曾傷爰哀四  
句乃後人據楚辭增入非史記原文也曾銓恒悲四句  
卽曾傷爰哀四句之異文特史記在道遠忽兮之下楚  
辭在余何畏懼兮之下耳後人據楚辭增入而不知已  
見於上文也浩浩沅湘兮以下每句有兮字而增傷爰  
哀世溷不吾知二句下獨無兮字與楚辭相合其增入

之跡尤屬顯然。永嘆喟兮，集解引玉逸注曰：喟息也。則後四句之增，蓋在裴駘以前矣。又案此四句似當從史記列於道遠忽兮之下。今循其文義讀之，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皆言世莫能知也。定心廣志兮，餘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皆言己不畏死也。其敘次秩然不紊，蓋子長所見屈原賦如此，較叔師本爲長。

自投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案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

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自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藥以自沈

而寶康瓠

韓棄周鼎兮而寶康瓠索隱本無而字念孫案下句云騰駕罷牛兮駿蹇驥則無而字者是也漢書文選兮字竝在寶康瓠下亦無而字

請對以臆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念孫案索隱本臆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憶據此則正文本作請對以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今本作臆者



後人以意與息翼韻不相協而改之也。不知意字古讀若億。正與息翼相協。明夷象傳獲心意也。與會則得息。國則爲韻。管子戒篇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與惑色爲韻。楚詞天問何所意。馮與極爲韻。呂氏春秋重言篇將以定志意也。與翼則爲韻。秦之罾刻石文承順聖意。與德服極則式爲韻。論語先進篇億則屢中。漢書貨殖傳億作意。皆其證也。此賦以意與息翼爲韻。故索隱正義竝以意爲協韻。下文好惡積意與息爲韻。正義亦云。協韻音億。若臆字則本讀入聲。何煩協韻乎。又案文選作請對以臆。亦是後人所改。據李善注云。請以意中之事對。則本作意明矣。而

今本并李注亦改作臆惟漢書作請對以意顏師古曰  
意字合韻宜音億索隱正義皆本於此今據以訂正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念孫案漢書文選並作其生兮  
若浮其死兮若休索隱本出其死兮若休五字則上句  
亦當與漢書文選同今案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  
乎若淡淵之靜汜乎若不繫之舟四句文同一例且浮  
休舟三字皆於句末爲韻則索隱本是也今本作其生  
若浮兮其死若休蓋蒙上文句法而誤

卷空而游

養空而游念孫案游當爲浮字之誤也索隱本作浮注曰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漢書文選並作浮服虔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皆其證上文其生兮若浮義亦同也

呂不韋列傳

且自大君之門

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念孫案且當爲益字之誤也益何不也言何不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也若作且則與而乃二字義不相屬矣太平御覽居處部引此作益自大君之門顧乃大吾門高誘呂氏春秋注序作

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皆其證。

所養母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念孫案養字後人所加。莊襄王乃夏姬所生，而華陽后爲夫人時，立以爲適嗣，故曰莊襄王所母華陽后。五字注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衍字也。今檢諸本竝無生字，據此則養字亦後人所加明矣。後人不解所母二字之義，故妄加養字。

刺客列傳

范中行氏

故嘗事范中行氏。念孫案范中行氏本作范氏及中行氏。今本無氏及二字者。後人依趙策刪之也。不知古人屬文或繁或省不得據彼以刪此。下文言范中行氏者前詳而後略耳。亦不得據後以刪前。索隱本出事范氏及中行氏七字。解云范氏謂范昭子吉射也。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則有氏及二字明矣。羣書治要引此亦作范氏及中行氏。

釋

卒釋去之。念孫案釋本作釋。古多以釋爲釋字。

管蔡世家鄭隆

楚楚復釋之。魏世家與其以秦釋衛不如以魏釋衛。孔子世家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張儀傳掠管數百

不服醉之燕策王飲醉臣漢石門頌醉艱即安析里橋  
部閣頌醉散關之嶠濕北海相景君銘農夫醉素並以  
釋爲索隱本作醒注曰音釋又田儋傳乃釋齊索隱本  
亦作醒注曰古釋字今本皆改醒爲釋而刪去其注後  
人之妄也

眾終莫能就 請益其

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念孫案眾與終一字也廊  
風載馳篇眾穉且狂眾卽終字猶言終溫且惠終囊且  
貧也

說見經  
義述聞

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眾是古字  
多儋眾爲終也今本作眾終莫能就者一本作眾一本

作終而後人誤合之耳

或讀臣欲使人刺之眾爲句非也欲使人刺之與眾字意不相

韓策作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是其明證矣又下文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勅戮者韓策益其作益具於義爲長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索隱本出不能無生得五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拘而事泄亦兩通也念孫案如索隱說則史記本作不能無生

得齊語若不得以數於羣臣猶未得請也昭二十三  
年公羊傳君次于位曰滅生得曰獲項羽紀楚下榮  
陽城生得周苛淮陰侯傳有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  
能生得廣武君者斷千金以意加之也又索隱引韓策作無生情而今本亦作無  
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 皮面

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索隱曰皮面謂刀割其面皮  
欲令人不識念孫案如小司馬說則當云割面皮不當  
云皮面矣今案廣雅曰皮離也又曰皮剝也然則皮面  
者謂以刀自剝六面也王褒僮約曰落桑皮櫻皮之爲  
言猶披也續列女傳曰聶政自披其面是皮與披同義



購縣之

韓取葺政戾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子千金念孫案購縣之當爲縣購之謂縣金以購之也下文曰王縣購其名姓千金韓策曰縣購之千金皆其證

目攝之

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葺論劔葺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葺曰曩者吾與論劔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立去不敢畱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葺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念孫案：索隱解攝爲整，不合語意。正義解攝爲視，古無此訓，皆非也。攝讀爲懾。鄭注樂記曰：懾猶恐懼也。言曩者吾怒目以懼之，彼固不敢不去也。謂之懼，使人恐，亦謂之懾。昭十二年左傳：楚子圍徐，以懼吳是也。恐謂之懾，使人恐，亦謂之懾。呂氏春秋論威篇：威所以懾之是也。襄十一年左傳：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曰：攝如字。又之涉反是懾與攝通。衛將軍驃騎傳：懾懼者弗取。漢書作攝。樂記：柔氣不懾。說苑脩文篇作攝。

韓詩外傳曰：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

### 搯其匈

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搯其匈。集解徐廣曰：搯一作抗。

索隱曰。搃謂以劔刺其背也。抗拒也。其義非。念孫案抗與搃聲不相近。搃字無緣通作抗。抗當爲抗。俗書從亢之字作冗。從亢之字作冗。二形相似。故抗譌爲抗。說文抗。淡擊也。廣雅曰。抗刺也。集韻。抗搃竝陟。甚切。搃之爲抗。猶湛之爲沈也。燕策作右手搃抗其背。抗亦抗字之譌。且亦是一本作搃。一本作抗。而後人誤合之耳。姚宏校本云。一無抗字。是其證矣。列子黃帝篇。攔秘挨抗。釋文云。抗。方言。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亦未知抗卽抗之譌耳。

腐心

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引之曰腐讀爲拊爾雅曰辟拊心也郭注謂椎骨也燕策正作拊心索隱訓腐爲爛非是。

李斯列傳

郡小吏

年少時爲郡小吏念孫案索隱本郡作鄉注曰劉氏云掌鄉文書據此則劉與小司馬本皆作鄉鄉謂上蔡之鄉也今本鄉誤爲郡又於注內加郡一作鄉四字斯爲謬矣太平御覽獸部引此作郡則所見本已誤藝文類聚獸部引此正作鄉

胥人者去其幾也

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解上二句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言。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開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竝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念孫案：索隱誤解胥字。正義則大誤矣。胥者須也。見孟子萬章篇趙注。漢書敘傳應劭注。須待也。去當爲失。字之誤也。言人有釁可乘。不急乘其釁而待之。是自失其幾也。故下文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又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

息而不急就。卽此所謂胥也。

竈上騷除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

由與猶同。與埽同。

足以滅

諸侯。成帝業。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竈字上有老嫗二字。念孫案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埽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據此。則正文內有老嫗二字明矣。

阿縞

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念孫案。徐以上文云。江南金錫。西蜀丹青。故以阿縞爲東阿所出之縞也。今案阿縞之衣。與錦繡之飾。相對爲文。

則阿爲細繒之名。非謂東阿也。阿字或作阿。廣雅曰。綱綺練也。楚辭招魂。弱阿拂壁。弱與弱同。阿細繒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王注以弱爲弱席。阿爲曲隅。皆失之。辨見楚辭。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紘。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列子周穆王篇。張湛注同。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紘綺。張揖注。與如淳同。

快耳目

夫擊壤叩瓠。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念孫案。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

記彈箏搏髀而歌鳴鳴快耳者亦無目字

陳馬謖依俗本增目字

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竝無目字

秋霜降 水搖動

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念孫案索隱本出水搖者萬物作六字注曰水搖者謂冰泮而水動也據此則正文內本無動字蓋因注文而誤衍也此二句原文當本作霜降者草華落水搖者萬物作今本作水搖動則多一字後人不達又於上句內加秋字以對下句耳不知霜降水搖相對爲文若秋霜降與水搖動則參差不協且下句不言春而上句獨言秋亦爲不類矣



又案索隱訓搖爲動則正文內本無動字後人不知動爲衍文又改注文之水動爲搖動以牽合正文甚矣其謬也。

足以爲寒心

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念孫案此本作足爲寒心足下有以字則文不成義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足爲寒心燕策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其一證矣

直馳道

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念孫案直馳道當作直道馳

道秦始皇紀二十七年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然六國表曰始皇三十五年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蒙恬傳贊曰蒙恬爲秦壅山堙谷通直道是直道與馳道不同今本直下脫道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治直道馳道

蒙恬列傳

敦於事

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念孫案敦於事勉於事也爾雅曰敦勉也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大戴禮五帝德篇曰長而敦敏秦會稽刻石文曰和安敦勉

張耳陳餘列傳

嫁庸奴亾其夫去

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亾其夫去，抵父客。集解於亾其夫下注曰：一云其夫亾也。念孫案：一本是也。嫁字後人所加，亾字本在其夫下。庸奴其夫爲句，亾去爲句，抵父客爲句。漢書作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恃

賴其夫，視之若庸奴。亾邸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

是其證也。因亾字誤

在其夫之上，遂與庸奴二字義不相屬。後人不得其解

輒於庸奴上加嫁字，而讀嫁庸奴爲句。

廿二史劄記謂所嫁者乃庸奴

故逃之，非也。既爲富人女，而又甚美，則無嫁庸奴之理。

亾其夫爲句，其謬甚矣。徐

廣讀其夫亾爲句亦非

竊聞公之將歿

竊聞公之將歿故弔念孫案聞字當從漢書蒯通傳作  
閔閔憂也

淮陰侯列傳

特劫於威彊耳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  
威彊耳念孫案彊讀勉彊之彊彊下當有服字劫於威  
三字連讀彊服二字連讀言百姓非心服項王特劫於  
威而彊服耳下文云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語意正與此同。今本脫去服字，則當以威彊連讀而讀彊爲彊弱之彊，非其指矣。漢書及新序善謀篇彊下皆有服字。顏師古曰：彊音其兩反，是其證。

何所不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惠歸之士，何所不散。念孫案：三所字皆後人所加。索隱本出何不誅三字注曰：劉氏云：言何所不誅也。又出何不散三字注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無不散敗也。則正文內無三所字明矣。漢紀有三所字，亦後人據誤本史記加之。

漢書新序竝無三所字鹽鐵論結和篇夫以天下之力  
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句法與此同

欲反漢

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  
與楚和念孫案欲反漢當依宋本游本作亦反漢亦者  
承上之詞此時諸侯皆反漢而與楚非但欲反也漢書  
正作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

倍則戰之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  
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

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行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竝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爲能說見漢書能或滅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能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念孫案此能字非才能之能能猶乃也言信兵不過數千乃千里而襲我亦已疲極也又自序述倭幸傳

曰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能亦乃也言非獨以色見愛乃亦各有所長也乃與能古聲相近故義亦相通說見釋詞

須臾

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念孫案此須臾與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異義須臾猶從容延年之意也言足下所以得從容至今不歿者以項王尚存也漢書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歿思見德化之成也少須臾卽少從容亦延年之意也故武五子傳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不得復延年也從容須臾語之轉耳



懷諸侯之德

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念孫案此當從游  
本作懷諸侯以德今本以作之者涉上兩之字而誤漢  
書正作懷諸侯以德

東殺龍且

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念孫案東  
殺龍且本作遂殺龍且後人改遂爲東者欲與上南下  
面相對耳不知摧楚兵殺龍且本是一事若云南摧楚  
兵東龍殺且則分爲二事矣漢書漢紀竝作遂斬龍且  
知者決之斷也

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念孫案知者決之斷當作決者知之斷下句疑者事之害正與此相反也有智而不能決適足以害事故下文又申之曰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韓王信盧綰列傳

後復破之

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念孫案此言漢兵破匈奴於晉陽復追破之於離石復上

不當有後字後即復之誤也

篆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隸書復字作復後字作復

形竝相似故復誤作後穆天子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管子任法篇令出而復反之荀子成相篇恨復遂過不

前傳趙策復合與時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今本復字並  
誤作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已而復開齊初與三國有  
誤絳侯世家復擊破絳軍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  
出陽漢書復字並誤作後今作後復破之者一本作復  
一本作後而後人誤合之耳漢書韓王信傳無後字

代上谷

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  
可擊上遂至平城念孫案聞冒頓居代上谷衍上字漢

書作居代谷是也

管子輕重戊篇曰代王將其士卒蒞於代谷之上鹽鐵論伐功篇曰趙武

靈王險句注通代谷漢書梅福傳曰孝文皇帝起於代  
谷水經灤水注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  
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主父偃傳曰高皇帝聞匈奴聚於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是代谷與平城相近若上谷則去平城遠矣  
又案漢之沮陽爲上谷郡治卽唐之媯州也今本云冒  
頓居代上谷而正義於上谷下注云今媯州則張氏所  
見本已誤衍上字

黥之

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  
罵者黥之念孫案黥當從高祖紀作原原之謂宥之也  
今作黥者原誤爲京隸書原或作原京或作京二形相  
似故原誤爲京權弓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後人又加黑旁耳若不罵者亦  
注京蓋字之誤當爲原黥之則人皆不免於罪矣

田儻列傳

非直手足戚也

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  
田角田閔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漢書作非  
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念  
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爲有字之譌

直字俗  
作真形

與有  
相近

無不莫能圖

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念孫案無不當爲不無莫能  
圖當爲莫圖此言田橫之高節與其客之慕義從死天

下非無善畫者。何故不爲之作圖。故曰不無善畫者莫  
圖何哉。今本不無作無不。莫圖作莫能圖。則非其指矣。  
索隱本出不無善畫者莫圖何哉九字。今本不無作無  
不。乃後人依誤  
之。本改注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  
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是其證。

樊鄴滕灌列傳

肩蔽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  
常肩蔽之。念孫案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  
以身屏蔽之。非謂以肩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  
言屏蔽矣。

張丞相列傳

卽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  
不全也念孫案卽猶或也言高祖憂萬歲之後趙王或  
不全也卽與或古同義越語大夫種曰有帶甲五千人  
將以致死無乃卽傷君王之所愛乎言或傷君王之所  
愛也爾雅釋地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岨虛比爲  
邛邛岨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岨虛負而走言或有難

也。卽訓爲或。又訓爲若。互見何奴酷吏二傳。

有堅忍質直

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念孫案堅忍質直上。不當有有字。蓋衍文也。太平御覽職官部引此無有字。漢書周昌傳作其人堅忍伉直。亦無有字。

子類

封爲北平侯。孝景前五年。蒼卒。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代侯。集解徐廣曰類。一作顛。音曠。索隱單行本注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毅。有罪。國除。今此云。康代侯八年卒。子顛代侯。則顛卽毅也。以上索隱注今漢書張蒼傳作類。又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作預漢表作類念孫案此字本

作類或作願竝讀如聲贖之贖今本史記漢書作類卽

類之譌也。易林家人之咸視聽聲類今本類譌作類說文類癡類不聰明也

從頁豕聲。豕音玉篇音毅又音贖集韻類願竝與贖同

音。願字注曰漢有北平侯願卽此所謂子類代侯者故徐廣曰類一作願音贖

也。若作類則不與願贖同音矣。隸書類字或作類

見漢

令高形與類相似故類譌作類功臣表作預索隱引漢

書作毅皆類之譌也

他官

鎔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故他官居其中念孫案他

官二字義無所取當從漢書作宀官顏師古曰宀謂散  
輩如今之散官是也周官冢人掌其外內朝宀會者之  
會注宀會者謂詔治文書若今尚  
書之屬詔上直者釋曰宀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  
宀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宿冢人供之因名宀會  
者案宀會者上直外內朝  
與此言宀官居其中同義宀與它字形相近當是宀誤  
爲它後人又改爲他耳

酈生陸賈列傳

三皇

繼五帝三皇之業念孫案三皇當從漢書漢紀說苑奉  
使篇作三王漢承周秦之後故云繼五帝三王之業若  
作三皇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奉使部引史記亦作三

王

劉敬叔孫通列傳

臚句傳

大行設九賓臚句傳念孫案臚下本無句字此後人依漢書加之也索隱本出九賓臚傳四字注曰漢書云設九賓臚句傳蘇林云上傳語告下云臚下傳語告上云句則漢書有句字而史記無句字明矣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但釋臚字而不釋句字又其一證也又案索隱引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漢依此以爲臚傳也又漢書百官表

天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臚傳之也應劭  
韋昭皆但言臚傳而不言臚句傳與史記同是言臚卽  
可以該句也後人於史記加入句字則與注內漢書云  
臚句傳之語不合乃或刪去此語以牽合己誤之正文  
其失甚矣

莫能習

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念孫案莫能習當從漢書  
作莫習莫習者謂羣臣未習此禮非謂莫能習也能字  
後人所加北堂書鈔設官部藝文類聚職官部引史記  
竝無能字

季布樂布列傳

黃金百斤

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念孫案百與

諾爲韻

百古讀若博莊子秋水篇聞道百與若爲韻漢書鄒陽傳勢易象百與勢爲韻秦豈獨斷增視

辭歲取千百與宅壑作爲韻

斤字後人所加也漢書食貨志馬至匹

百金辭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

見平準書

集解此言黃金百卽是百斤無煩加斤字也漢書季布傳無斤字

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方上之用於彭城敗楚陽成舉項王所以遂不能西

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徙苦楚也徙宋本作徒念孫  
案此當從漢書作項王所以不能遂面句徙以彭王居  
梁地與漢合徙苦楚也宋本遂字誤在不能上今本徒  
字又誤作徙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史記  
正與漢書同

袁盎龜錯列傳

與

妾主豈可與同坐哉念孫案與猶以也故漢書作以貨  
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  
與亦以也互文耳以與一聲之轉故古或謂以爲與說

見釋詞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

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集解如淳曰決開當所  
從亾者之道張音帳漢書顏師古注義同念孫案道與  
決張義不相屬如顏皆以道爲道路之道上屬爲句非  
也道讀曰導下屬爲句隧字當在直字上醉卒隧三字  
連讀直出二字連讀

今本直字誤在隧字上則文不成義漢書作道從醉卒直出醉

卒隧者當醉卒之道也魏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道直

出也說苑復恩篇作乃以刀決帳從醉卒道出

宋本說苑從醉

誤爲醉從今本又誤爲率徒

醉卒道卽醉卒隧也隧訓爲道則上道

字非謂道路明矣

後曹輩

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外念孫案後曹下本無輩字曹卽輩也且後曹二字卽承上後刺君者十餘曹而言則曹下愈不當有輩字蓋因上集解內有如淳曰曹輩而誤衍也漢書無輩字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

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念孫案一人二字於義無取當從宋本作此人此涉上文有一人從橋下走出而



誤也藝文類聚水部引史記作一人亦後人依誤木史  
記改之初學記地部太平御覽儀式部引史記竝作此  
人漢書同

昂

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念孫案昂本作印淺  
學人改之也索隱本作印注云都尉姓孫名印今既改  
正文爲昂又刪去注內名印二字矣孝文紀匈奴傳及  
惠景閒侯者表竝作印漢書漢紀同

萬三千

遣送車千三百乘轂騎萬三千念孫案萬三千下脫去

匹字蘇秦傳曰車千乘騎萬匹又曰車六百乘騎五千匹皆以乘匹對文此亦當然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正作穀騎萬三千匹漢書馮唐傳同李牧傳亦云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

南友

西抑彊秦南友韓魏念孫案友當從宋本游本作支字之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九引此正作支漢書同

田叔列傳

勅易處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

當壯勵易處念孫案勵易下本無處字部署老小當壯

勵易者當丁也勵難也

今俗作劇

言部署其人之老小丁壯

及事之難易也羣書治要引六韜龍韜篇曰知人飢飽

習人勵易後漢書章帝紀曰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勵易

列女傳曰執務私事不辭勵易

李賢注勵猶難也

是古謂難易

爲勵易也勵易下不當有處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資產

部獸部引此皆無處字

扁鵲倉公列傳

終日

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念孫案此終日非謂終一日也終

日猶良久也言中庶子與扁鵲語良久扁鵲乃仰天而

歎也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爲貴鏃矢者

今本鏃譌作鏃辨見淮南

兵略篇

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言良久乃

至則與不至同也

高注終一日乃至失之

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言

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亦謂良久乃復言也良

久謂之終日猶常久謂之終古矣

鄭注考工記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

亂故形靜如死狀念孫案破陰絕陽以下十字文不成

義此本作破陰絕陽

句

色廢脈亂

句

故形靜如死狀

句

上文血脈治也正義引此文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厥  
狀是其證也今本色上有之字乃涉上文兩之字而衍  
其己字卽色字之誤而衍者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  
有之己二字乃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其人事部脈類  
引此無之己二字

疑殆

良工取之拙者疑殆念孫案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  
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爲能取之若拙工則  
疑而不能治也襄四年公羊傳注曰殆疑也論語爲政  
篇思而不學則殆言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又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殆亦疑也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大雅生民篇庶無罪  
侯鄭箋曰無有罪過  
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曰悔咎也呂氏春秋去尤篇以  
黃金投者殆莊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殯殯迷也殆卽  
疑殆之殆亦迷惑之意也

體病

後五日桓侯體病念孫案體病當爲體痛字之誤也桓  
侯之病由腠理而血脉而腸胃而骨髓至此則病發而  
體痛故養生論曰桓侯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若言  
體病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人事部方術部引此作體

病則所見本已誤文選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引此正作體痛韓子喻老篇新序雜事篇亦作體痛

所

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念孫案一年所猶言一年許也許與所聲近而義同小雅伐木篇伐木許許說文引作伐木所所漢書疏廣傳數問其家金餘尙有幾所顏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是其證下文曰要事之三年所又曰今歲已夙十年所又曰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又曰十八日所而病愈續滑稽傳曰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漢書游俠傳曰原涉居谷口半歲所檀

弓注封高四尺所正義曰所是不定之辭義並與此同

蹶人中 前漢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以爲蹶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後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

今本病誤作疾據宋本及太平御覽引改

念孫案蹶

人中人當爲入字之誤也蹶亦作厥釋名曰厥逆氣從下厥起上行入心脇也故曰蹶入中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正作蹶入中下文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眾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剋丸難於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又案



一飲得前溲前下當有後字言一飲而前後溲始通再  
飲則大溲也大溲二字兼前後言之則上句原有後字  
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一飲得前後溲下文齊王太  
后病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事與此相類也

順清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念孫案清讀爲動靜之靜上文肝  
氣濁而靜徐廣曰一作清下文病重而脈順清清竝與  
靜同

流汗出溼

病得之流汗出溼溼者去衣而汗晞也溼劉伯莊音巡

引之曰。澑當爲滌。讀與脩同。王風中谷有蕓。鷺嘆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曰。脯又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小雅湛露傳曰。晞乾也。是脩晞皆乾也。作滌者假借字耳。流汗出滌者。流汗出而乾也。故下文曰。滌者去

衣而汗晞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似。故滌譌作滌。

繫辭傳損德之

脩也。釋文曰。脩。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循。木亦作脩。史記。脈書。朕唯未能循明也。漢志。循作脩。南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循行都昌台。邱通。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八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通而。下十九人。皆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耶。隸續曰。循脩二字。隸法只爭一畫。書考說文玉篇廣韻皆無滌字。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

集韻瀕松倫切流兒引史記汗出瀕瀕既誤沿劉氏之音又誤以瀕瀕二字連讀而訓爲流兒其失甚矣

關內

濟北王召臣意診脈諸女子侍者

各本脫臣字據宋本補

至女子

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

血歾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

不衰

此文有脫誤

此亦關內之病也念孫案關內當爲內關

上文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曰此內關

之病也此文云此亦內關之病也亦字卽承上文言之

下文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望其色有病氣卽

告官者平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高寒不通不能食飲  
法至夏泄血外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  
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奴之病得之流汗數  
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事與此相類以上三人皆  
內關之病內關之病死不治故三人皆如期而死內關  
猶內閉也靈樞經終始篇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  
曰溢陰溢陰爲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此之謂也

諸客坐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念孫  
案諸客上脫與字太平御覽引此作與諸客坐

卽弄之

黃氏諸情見建家京下方石卽弄之念孫案卽弄之三  
字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引此作取弄之於義爲長

病曉 寒薄吾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臣意診其脈曰曉瘕病曉得  
之於寒溼念孫案病曉之曉因上文而誤衍也凡篇內  
稱病得之於某事者皆不言其病名

並見上  
下文

以病名已

見於上文也又下文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寒字亦  
因上文而衍凡篇內稱所以知某之病者皆不言其致  
病之由

亦見上  
下文

亦以致病之由已見上文也或謂寒字

當在薄吾下非也宋本無寒字

皆異之

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念孫案臣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  
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  
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古傳方

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念孫案古傳方  
當作傳古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  
傳寫得古人之方書皆其證

邪逆順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念孫案邪下脫正字太平御覽引此作邪正逆順

吳王渙列傳

益鑄錢

渙則招致天下凶命者益鑄錢念孫案益鑄錢當依正義作盜鑄錢字之誤也文選吳都賦蕪城賦注引此竝作盜漢書亦作盜

億亦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念孫案

億讀爲抑與之與之抑。文王世子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億亦即抑也。漢書作意亦繫辭傳作噫亦竝字異而義同。說見經義述間噫亦下。

及

王苟以鎔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言王何不以聞而乃擅發兵也漢書亦誤作及又朝鮮傳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及亦當爲乃言前以將帥不相能乃使衛山往諭右渠也漢書正作乃

魏其武安列傳



子姪

蚡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引之曰古者唯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男子則否子姪當依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是也凌穉隆反以姓爲姪之譌謬甚古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說見呂氏春秋子姪下

郡國諸侯

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念孫案國字後人所加郡諸侯謂郡與諸侯也漢書百官表曰列侯所食縣曰國此言郡諸侯卽是郡國若旣言諸侯而又言國則文不成義矣索隱本出土郡諸侯四字注曰謂仕諸郡及

仕諸侯王函者猶言仕郡國也則正文內無國字明矣漢書亦作郡諸侯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言郡國也是其證徐孚遠曰索隱說小曲天下士士人也郡國諸侯列侯也言此兩種皆附武安案徐以士爲士人是也而不知正文內本無國字且云郡國諸侯列侯也斯爲謬矣

李將軍列傳

大軍誘之

今我畱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

大軍本或作大將軍非史註已辯之必

不敢擊我念孫案大軍誘之當作大軍之誘言匈奴必

以我爲大軍之誘敵者不敢擊我也上文曰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是也若云大軍誘之則非其指矣漢書李廣傳正作大軍之誘

如

漢法博望侯晉遲後期當歿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念孫案自如者自當也謂廣爲匈奴所敗又能敗匈奴其軍功與過自相當故無賞也漢書自如作自當是其證又匈奴傳匈奴自度戰不能如漢兵亦謂不能當漢兵也漢書作不能與漢兵如與聲相近與亦當也

漢書朝鮮傳

恐不能與下古者如與當同義衛策曰夫宋之不足如

梁也寡人知之矣高注曰如當也漢書董仲舒傳乘富費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言民不能當之也

軍曲折

因問廣愈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念孫案軍曲折軍上當有失字廣愈其軍與大將軍軍相失故曰失軍報失軍曲折者報失軍之委曲情狀也漢書作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猶言委曲是也正義謂委曲而行迴折失其指矣

史記第五

史記第六

讀書雜誌三

高郵王念孫

匈奴列傳

橐駝 驛駃

其奇畜則橐駝驢贏馱駃駟駝駃念孫案駝當爲佗  
漢書匈奴傳作橐佗字或作佗大宛傳驢駃橐佗以萬  
數是也又作他楚策趙代良馬橐他是也作駝者俗字  
耳索隱本作橐他注曰他或作駝今則正文注文俱改  
爲駝下文請獻橐他  
匹他字尙未改又刪去或作駝三字矣說文佗  
負何也徐鉉曰史記匈奴奇畜有橐佗則徐所見本正

作佗也又驪駮索隱本作驪奚注曰鄒誕本奚字作駮  
案驪字徐廣音顛而駮字無音則本作奚可知漢書亦  
作奚皆古字假借也今則正文改爲駮又改注文曰鄒  
誕本駮字作奚矣

彎

士力能彎弓念孫案彎本作毋此後人據漢書改之也  
史記彎弓字或作貫陳涉世家士不敢貫弓而報怨五  
子胥傳貫弓執矢是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是毋爲古  
貫字六國表田完世家竝云齊宣公伐衛取故貫弓之  
毋正義引括地志曰故貫城卽古貫國  
貫又作毋也索隱本出毋弓二字注曰上音彎今本既

改母爲彎又改注文曰彎音鳥還反不知母爲彎之俗  
字故必須音釋若本是彎字則無須音釋矣凡史記彎  
弓字索隱

皆無

何不思之甚也

### 侵燕代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  
奪匈奴地者念孫案侵燕代三字因下文遂侵燕代而  
衍冒頓既至河南并樓煩白羊遂復收秦所奪地二事  
正相因秦所奪地卽河南地也若加入侵燕代句則別  
爲一事與上下不相聯屬且下文遂侵燕代四字爲贅  
語矣漢書漢紀竝無侵燕代三字



青駝馬 烏驪馬

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駢馬念孫案青駝烏驪下本無馬字後人依上下文加之也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駢馬皆五字爲句其馬色之一字者則加馬字以成文兩字者則省馬字以協句爾雅釋地之說八方東西南北之下皆有方字而東南西南西北東北之下皆無方字例與此同也後人不知古人屬文之體而於青駝烏驪下各加一馬字則累於詞矣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獸部五引此青駝烏驪下皆無馬字

合約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合約者殺之念孫案合約當爲今約謂犯今日之約也漢書正作今約。

負私從馬

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念孫案負私從馬文不成義當依漢書作私負從馬寫者誤倒耳負從馬者負衣裝以從之馬也非公家所發故曰私負從馬顏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分私負與從馬爲二事亦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募從者則所見本私負已誤爲負私矣下文曰糧重不與焉正義言負糧亦非。

士卒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念孫案卒字後人所加漢士與漢馬對文士即卒也無庸更加卒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卒字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

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念孫案能即當為即能即能與即不

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即猶若也

昭十二年左傳即欲

有事何知言若欲有事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易致乎魯國言若不起此病也僖三十

三年傳爾即必於殺之嶽巖言爾若成也襄二十七年傳我即或女能固納公乎言我若成也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鬪甘草卽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言若有難也僖二十三年左傳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晉世家作子卽反踐何以報寡人昭七年傳我若獲沒必爲說與何忌於夫子孔子世家作吾卽沒若必師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之尤其明証也詳見釋詞

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酷吏傳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子監史漢禍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雜文致法上財察纒龜策傳靈龜卜祝曰某欲求某物卽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卽不得也頭仰足胘內外自隨是卽與若同義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

之義而顛倒其文耳。後人倒能字於上者，觀今單于能爲句以對下文單于，卽不能又斷卽前與漢戰爲句，以對下文卽南面而臣於漢也，不知卽能前與漢戰之卽訓爲若與卽南面而臣於漢之卽不同，且單于卽不能者，謂不能與漢戰也，不言與漢戰者，義見於上而文省於下也。若發端之句不云單于能與漢戰，而但云單于能，則文不成義矣。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

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漢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董份曰：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

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  
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念孫案先其大將軍本作先  
其大軍謂驃騎敢於深入嘗棄其大軍而先進也上文

曰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也

軍漢書亦誤作棄大將軍益篇內稱大將軍者甚多因而致誤矣 棄大軍而先進則寡

不敵眾易致困絕故下文曰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

若云先其大將軍則其字之義不可通矣王右丞詩衛  
青不敗由天幸此是誤記霍事爲衛事非以大將軍別  
起爲句也如以大將軍別起爲句則上文常與壯士先  
其六字不能成句矣恐右丞不如是之鹵莽也董氏知

正右丞之失而不知將字之爲衍文亦誤也漢書衛青霍去病傳無將字

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  
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念孫案自使人至要邊十八字  
蕪累不成文理蓋正文但有使人先要邊五字其遣使  
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乃集解之誤入正  
文者也當在使人先要邊之下今誤入使人先之下要邊之上索隱本出先要邊  
三字注曰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漢書作使  
人先要道邊此皆其明證矣

平津侯主父列傳

意忌

爲人意忌。外寬內澁。索隱曰。謂外寬內澁。意多有忌。害也。念孫案。小司馬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忌二字。平列。意者疑也。內多疑忌。故曰外寬內澁也。陳丞相世家曰。項王爲人意忌。信讓。酷吏傳曰。張湯文澁意忌。義竝與此同。古者謂疑爲意。說見孟嘗君傳。

恐竊病歿

恐竊病歿。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歿生由君。今若一朝病歿。是竊歿也。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迂。恐



竊當爲竊恐寫者誤倒耳漢書作恐病久無以塞責意亦同也

澤鹹鹵

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念孫案鹹字後人所加集解引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則鹵上本無鹹字又引徐廣曰澤一作斥漢書作澤鹵漢紀作斥鹵是澤鹵卽斥鹵斥鹵之間加一鹹字則文不成義矣又案夏本紀海濱廣湯徐廣亦曰湯一作澤又作斥禹貢作斥河渠書溉澤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舄本或作斥舄鹵澤鹵並與斥鹵同薛瓚以澤爲水澤鹵爲鹹鹵分澤鹵爲二義亦失之

下脩近世之失 脩其故俗 後世脩序

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念孫案脩與失義不相屬脩當依漢書作循謂因循近世之失而不改也又下交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脩亦當依漢書作循上文云變風易俗與此正相反也又太史公自序扁鵲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脩亦當爲循周頌閔子小子傳曰序緒也言後世皆循其緒莫之能易也隸書循脩相似傳寫易譌說見管子廟堂旣脩下

朝鮮列傳

朝鮮不肯心附樓船

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  
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  
亦使人求問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  
將不相能念孫案朝鮮不肯心附樓船朝鮮二字蒙上  
而衍此言樓船不會左將軍左將軍亦不肯心附樓船  
故曰兩將不相能非謂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也漢書不  
肯上無朝鮮二字

西南夷列傳

巴蜀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

西念孫案蜀字因上文巴蜀而衍莊躋將兵循江上自巴黔中以西至滇池不得至蜀也漢書作略巴黔中以西是其證又貨殖傳巴蜀寡婦滇蜀字亦因下文巴蜀而衍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也

地方三百里

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念孫案此言滇池地方三百里池下不當有地字索隱本及漢書皆無地字池地字相似又因下句地字而誤衍也下句云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乃始言池旁之地耳

開蜀故徼

秦時常頽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戍十餘歲秦滅  
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念孫案開當爲闕言秦  
時常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則棄此諸國而但以蜀故徼  
爲闕也匈奴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開故河南塞彼言開故河南塞猶此言開蜀故徼下文曰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卽謂出此闕也若云

開蜀故徼則與上下文皆不合矣闕字俗書作開唐顏元孫

干祿字書曰闕開字俗書作開二形相似故闕誤爲開

闕上俗下正楚策大闕天下之匈淮南道應篇京闕鴻蒙之光說文

管十二月之音物闕地而京故謂之管今本闕字並誤作漢書西南夷傳正作開蜀故徼

道而北牂柯

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  
下念孫案道西北牂柯下亦當有江字道從也言從西  
北牂柯江來也索隱本出道牂柯江四字漢書漢紀竝  
作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是其證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

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念孫案馳歸下脫成都  
二字當從宋本補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引此亦有成都  
二字漢書同家居徒四壁立本作居徒四壁立居卽家  
也家居二字古聲義竝相近故說文曰家  
居也周官典命注曰國家國之所居索隱引孔文

祥云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家字正釋居字，故漢書作家徒四壁立。宋本及各本皆作家居徒四壁立，則文不成義。此後人依漢書旁記家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也。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本作居徒四壁立，後補入家字，而字形長短不一，補刻之迹顯然。文選詠史詩注引作居徒四壁立六帖二十二日司馬相如居徒四壁，則無家字明矣。

不能復

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爲無用。應哉念孫案能字後人所加，此言王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又以客禮待。

先生是以辭而不復，非無以應也。若云不能復，則卽是無以應。與下句義相反矣。漢書文選及藝文類聚產業部引此，竝作王辭不復。索隱本作王辭而不復，皆無能字。

邛都

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念孫案邛都本作邛笮，此淺學人改之也。上文言邛笮，并驪皆請爲內臣。下文言朝拜從驪，定笮存邛，則此不得但言通邛都也。索隱本出通笮二字。案此脫邛字注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夔道，通南中，開越巂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柯，斬笮王。



首置牂柯郡則正文內有笮字明矣漢書正作通邛笮

結軌

結軌還轍念孫案索隱本軌作軼注曰音轍漢書作軌

據此則史記本作結軼

孝文紀結軌於道田完世家伏式結軼而馳凡史記莊子戰國

策轍字多作軼

與漢書不同今本依漢書改爲結軌又刪去注

內音轍漢書作軌六字而加入軌車迹也四字斯爲謬矣

阻澗

阻澗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本阻澗作阻澗注曰三蒼云阻澗早朝也阻音昧字林又音忽念孫案作阻澗者

是也漢書漢紀文選竝作智爽智說文作吻尙其也封禪書味爽郊祀志作吻爽顏師古曰吻爽未明之時也吻音忽智爽與闇味義相近若作阻溪則與下句得耀乎光明義不相屬蓋後人見上文有山川阻溪之語而妄改之也乃或於注內加阻溪漢書作智爽七字以牽合已改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綢繆

綢繆偃蹇恍恍以梁倚念孫案綢繆本作綢繆淺學人改之也漢書作綢繆張揖曰綢繆掉頭也顏師古曰綢徒釣反繆盧釣反音義與綢繆迥別索隱本正作綢繆

注曰蚰音徒弔反，𧈧音來弔反，徒弔之音與雌相近，故集解引徐廣曰蚰一作雌，今并集解索隱內之蚰字皆改爲綢而不知其與徒弔之音不合也。

涿沫

通陝游原迴闊，涿沫念孫案沫本作末，涿末與游原相對，今作沫者因涿字而誤加水旁耳。文選亦誤作沫，唯漢書不誤。

- 歲蕪
- 沈滄
- 檉櫟
- 荔枝
- 媼媚
- 杳渺

歲蕪

念孫案索隱本歲蕪作歲柝。子虛賦歲蕪苞歲索隱本蕪作柝。注曰針斯二音柝。

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坤蒼又云生水中華可  
會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國燕麥是也今本漢  
書作析張揖曰析似燕麥蘇林曰析音斯文選作菘案  
說文無析斯二字則作析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耳又  
古字通用其作菘者皆因上下文而誤加耳又  
案此賦言析草生於高燥則非埤蒼所云生水中華可  
會者張揖孟康以沆瀣作沆瀣上林賦沆瀣亦作  
爲似燕麥是也沆瀣亦作沆瀣亦作沆瀣亦作  
瀝司馬彪云沆瀣亦作沆瀣亦作沆瀣亦作  
曰漑胡代反案索隱正義並作漑蓋舊本相承如是說  
文無漑字則作漑者是也今本既改漑爲漑又改索隱  
之漑亦作漑爲漑亦作漑斯爲漑矣漢書文選並作漑  
梓榛作梓奈梓榛厚林索荔枝作離支榕標荔枝索隱  
注曰晉灼云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  
黃其味甘多酢少離字或作荔音力智反案說文荔艸  
也侶蒲而小不以爲荔枝字索隱木及漢書文選並  
作離支是古皆通用離支也今本正文及注皆改爲荔  
校又改注內之離字或作荔  
爲荔字或作離斯爲謬矣  
娥媼作媼媼媼媼媼媼

志三之六

士

注曰碑蒼云無媚悅也通俗文云類轉謂之無媚  
案漢書文選並作媚說文媚媚也則作無者是  
作杳眇大人賦紅杳眇以眩潘兮集解及索隱本宋本  
無杳也素隱曰杳灼云杳眇淡遠也案漢書正作眇上  
文上林賦俛杳眇而無見字亦作眇此獨作眇者後人  
妄改之耳說文無眇字古歲蕤作威蕤封禪書紛綸歲  
書中杳眇字亦無作眇者歲蕤作威蕤蕤素隱本歲作  
威注曰胡廣云威蕤委頓也張揖云亂鬼案漢書文選  
並作威說文無歲字則作威者是也凡威蕤之威或作  
歲者皆因蕤字而誤上文子虛賦鉛翡翠之威蕤張衡  
東京賦羽蓋威蕤字並作威又案威蕤與紛綸連文張  
揖以為亂鬼是也陸機文賦紛威蕤以較之今本皆為  
駁送義與此同胡廣以為委頓夫之

近古

淮南衡山列傳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亾者匿與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索隱曰所不當得謂有罪之人不當得關內侯及二千石念孫案小司馬說非也所不當得衍不字漢書作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如淳曰賜亾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薛瓚曰奉畔者以二千石之秩祿也集解引此二說爲解則正文內本無不字明矣

遂考

上卽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念孫案遂當從宋本作逮逮捕也考問也言捕問之也漢書正作逮

師古曰逮追捕之也

道從長安來

諸使道從長安來。念孫案。逆卽從也。漢書作諸使者道長安來。顏師古曰。道從也。鄭注禮器曰。道猶由也。從也。龜錯傳。道軍所來。集解引薛瓚曰。道由也。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入道南方來。是道與從同義。今本史記作道從長安來者。一本作道。一本作從。而後人誤合之耳。索隱引姚丞云。道或作從。是其明證矣。漢書西南夷傳。道西北。詳柯江漢紀。道作從。

爲僞 僞爲

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念孫案。僞上本無。

爲字僞卽爲字也還僞辭者求神異物不得既還而爲之辭也後人誤讀僞爲詐僞之僞故又加爲字不知無其事而爲之辭卽是詐僞無庸更言僞也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作還僞辭曰是其證堯典朕聖讒說姦行五帝紀作姦僞僞與爲同字爲與行同義昭二十五年左傳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魯世家爲作僞此傳下文使人僞得罪而西僞失火宮中漢書竝作爲是史記爲字多作僞也又堯典平秩南僞僞衛包改作訛今據周官馮相氏注影宋本周官釋文及羣經音辨改正五帝紀作南爲今本爲作譌亦後人依衛包改之今據索隱改唐風采芣篇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僞言月令



母或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爲詐僞成九年左

傳爲將改立君者釋文爲本或作僞爾雅造爲也王風

兔爰傳作僞也楚策孫子爲書謝韓詩外傳作僞書

今本

作僞喜亦後人所改逸周書史記篇上衡氏僞義弗克爲義卽爲

義荀子儒效篇其衣冠行僞已同於世俗矣行僞卽行

爲衣冠行僞四字平列下文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

墨子矣言議談說亦四字平列考離詩外傳正作衣

冠行爲楊倞注以爲行僞而堅謬矣又正論篇曰不能

凡荀子爲字多作僞楊注皆失之

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禮論篇曰無性則僞之無所  
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正名篇曰心慮而能爲之動謂  
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性惡篇曰人之性

惡其善者偽也

論衡本注篇引此而釋之曰性惡者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爲

善也案此篇內

淮南假真篇曰趨舍行偽諛言篇曰道

爲字皆作偽  
理通而人僞滅義竝與爲同是諸書爲字亦多作偽也  
又此傳下文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僞爲左右都司空上  
林中都官詔獄書兩爲字亦後人所加僞卽爲字也漢  
書伍被傳作爲丞相御史請書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  
都官詔獄書是其證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

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  
念孫案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

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指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作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汲鄭列傳

段宏

濮陽段宏念孫案索隱本段宏作段容注曰漢書作段宏據此則史記本作段容而今本作段宏則後人據漢書改之也凡隸書左字或作右形與各相似故從左從各之字傳寫往往相亂

漢書成帝紀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漢紀作中山憲王孫宏又外戚

傷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闕說文闕所以止罪也今本爾雅闕作閔越語王孫雉今本雉作雉海外西經爾雅之國有樹名曰雄常雄或作雉呂氏春秋雅言篇空洛之遇淫辭篇作空雉

### 儒林列傳

### 從容

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念孫案從容者從諛也言以承意從諛故得久居其位也汲黯傳從諛承意是其證下文曰董仲舒以宏爲從諛諛諛諛史傳贊曰杜周從諛諛容一聲之轉從諛之爲從容猶縱吏之爲從容漢書衡山王傳日夜縱鬼史區之爲鬼容區矣漢書郊祀志問於鬼史區師古曰藝文志云鬼容區而此

志作史區史容聲相近蓋一也

因以起其家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索隱出起其家逸書五字解曰起者謂起發以出也引之曰當讀因以起其家爲句逸書二字連下讀起興起也家家法也

後漢書順帝紀曰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儒林傳曰立五經博士

各以家法教授徐防傳曰漢立博士十有四家

漢世尙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

古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家

論衡感類篇說

命瞻曰古文家以周公齊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

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

故曰因以起其家漢書藝文志曰凡書九家謂孔氏古文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說及劉向五行傳許商五

行傳記逸周書石渠議奏也劉歆傳曰數家之事皆先  
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謂逸禮古文尙書春秋左氏也  
是古文尙書自爲一家之證書序正義引劉向別錄曰  
武帝末民間有得泰誓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  
皆起後漢書桓郁傳注引華嶠書曰明帝問郁曰子幾  
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  
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卽白之是起謂其學興起非謂  
發書以出也逸書已自壁中出何又言起發以出邪

酷吏列傳

非常釋問卽奏事

非常釋問卽奏事上善之集解新非常釋問爲句引徐  
廣曰詔荅問也如今制曰問矣念孫案如徐說則非常  
釋問四字義不相屬問當依漢書作問字之誤也非常  
釋爲句謂其罪常見問釋也此結上之詞問卽奏事爲  
句問卽猶今人言問或也此起下之詞問卽奏事上善  
卽譴而言兩卽字竝與或同義言湯奏事或遇譴責則  
謝罪曰正監掾史某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以至  
於此問或奏事而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  
掾史某爲之也下文曰所治卽上意所欲罪子監史漢  
禍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不者所治卽豪必舞文  
巧詆卽下戶庸賤時口言雄文致法上則察此四卽字  
亦與或  
同義

上黨郡

補上黨郡中令念孫案此本作補上黨中令今本上黨  
下有郡字者因索隱內上黨郡而誤也索隱本出上黨  
中令四字注曰謂補上黨郡中之令若正文內本有郡  
字則索隱爲贅語矣又案篇內所稱郡名凡一字者其  
下必加郡字若兩字者則不加郡字此文上黨下本不  
當有郡字而漢書亦有疑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也

捕其爲可使者

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念  
孫案索隱本出求爲可使四字注曰謂求楊可之使據  
此則正文本作求爲可使者今本作捕其爲可使者疑



後人依漢書改之也

徒諸名禍猾吏

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集解引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  
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應劭曰  
徒但也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念孫案  
此當作徒請召猾吏與從事上文云猾民佐吏爲治是

也索隱本作徒請名禍猾吏名卽召之譌禍卽猾之譌

而衍者也

隸書猾禍相似說見漢書高祖紀禍賊下

今本作徒諸又徒請之

譌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猜禍二字皆猾字之譌

此是

作猜一本作禍而禍猾吏猜禍吏名禍猾吏皆文不成  
寫者又誤合之也

義

以焮大彖

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焮大彖集解除廣曰焮音熏索  
隱本作熏注曰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  
今案之以熏逐大姦漢書作動顏師古曰治下戶之狡  
猾者用諷動大彖之家念孫案史記舊本當作動動即  
動之誤故漢書作動也樂記謹以立動其作熏作焮者  
又皆動之誤也呂氏春秋離謂篇眾口動天高注動或動  
誤爲因文求義當以作動者爲是索隱熏炙之說其失  
也迂矣

小羣盜

小羣盜以百數念孫案盜字後人所加上文大羣至數千人羣下無盜字卽其證蓋前既云盜賊滋起故後但云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無庸更言盜也漢書無盜字

能因力行之

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念孫案因當爲自言獨宣能自力行之而他人則不能故曰難以爲經也隸書因字或作囙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魯相史晨碑孔頴後碑形與自相似故自誤爲因漢書作能自行之是其證

推減

天水駱壁推減集解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減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念孫案推減者推成之譌成又成之譌也推卽推擊之推故音直追反若推字則當音尺追湯回二反不當音直追

反矣成有減音故云音減

萬石君傳九卿減宣漢書作咸宜服虔曰咸音減損之減

攷工記稱人注輪軹與軫輳大小之咸釋文咸本又作減同治斬反卓氏注消涑之精不復咸也釋文咸治斬反本亦作減若本是減字則不得云音減矣且咸與成字相

近故徐廣曰咸一作成也注內推繫乃推擊之譌推擊之以成獄故曰推成所謂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也今

本椎咸譌爲推減又刪去索隱內下音減三字以牽合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蝮螫

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螫索隱曰蝮音蝮蛇螫音螫屬也言其酷比之蝮毒螫攪念孫案小司馬說甚謬蝮讀爲蝮蝮皆很也言其很戾不仁也廣雅曰蝮螫很也宣十二年左傳剛愎不仁杜預曰愎很也漢書匈奴傳天性忿螫顏師古曰螫很也愎字從交得聲故與蝮通字又作復趙策曰知伯之爲人好利而螫復是也韓子十過篇復作愎又作覆管子五輔篇曰下愈覆螫而不聽從是也

大宛列傳

大王長

大夏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念孫案  
王長當依漢書漢紀作君長上文曰條枝往往有小君  
長卽其證太平御覽四夷部引史記正作大君長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

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凌稚隆曰西城漢書作  
西邊是念孫案邊與城形聲俱不相近若史記本是邊  
字無緣誤爲城也城當爲城字之誤也

呂氏春秋勿躬篇平原廣域漢

書敘傳方今雄桀帶州城者今本城字並誤作城又漢書天文志爲其環域千里內占史記天官書域誤作城

域者界也。史記作西域。漢書作西邊。其義一也。下文曰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城亦域之誤。上文曰昆莫之父匈奴而邊小國也。又漢書作破匈奴而邊殺數萬人。史記脫殺字。

善眩人

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念孫案眩上本無善字。後人以上文云條枝國善眩。因加善字也。不知此言眩人卽是善爲眩術之人。無庸更加善字。漢書張騫傳正作眩人。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後漢書陳禪傳西南夷揮國人獻幻人。幻人卽眩人也。索隱本出黎軒眩人。

四字注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則無善字明矣

偵而輕之

王中生成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漢書偵作負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也念孫案如漢書注則史記偵字乃偵字之誤淮南詮言篇自偵而辭助高注曰自偵自恃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栗姬偵貴又曰偵愛矜功偵竝與負同後人多見偵少見偵故偵誤爲偵矣

瑤池

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念孫案瑤池本作



華池後人多聞瑤池寡聞華池故以意改之耳論衡談天篇曰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玉泉華池藝文類聚山部太平御覽地部白帖崑崙山類引史記竝作華池又文選遊天台山賦嗽以華池之泉李善注引史記曰崑崙其上有華池又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篇曰禹本紀言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此注卽本於史記是洪氏所見本尙作華池而今本作瑤池則元以後漢人改之也又案海內西經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郭璞曰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有醴泉華池見禹本紀是

禹本紀自作華池與他書言瑤池者異也。

本紀所謂崑崙者

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念孫案索隱本出惡觀夫謂崑崙者乎八字注曰惡於何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窰於何而見崑崙爲河所出據此則正文本作惡觀夫謂崑崙者乎夫字卽指禹本紀而言今本作惡觀本紀所謂崑崙者乎疑是後人增改漢書作惡暗所謂崑崙乎亦無本紀二字又崑崙作崑崙亦是俗改

余不敢言之也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念孫案索

隱本出余敢言也四字注曰余敢言也謂山海經難可

信耳據此則正文本作余敢言也也與邪同昭六年左傳今豆有

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魯語主亦有以語凡也論語爲政篇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雅也篇仁者繼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孟子告子篇然則飲會亦在外也也字竝與邪同顏氏家訓音辭篇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卽乎爲也字荀子正名篇注也當爲邪大戴禮五帝德篇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樂記正義引此邪作也淮南精神篇其以戎爲此物拘邪莊子大宗師篇邪作也史記張儀傳此公孫衍所謂邪秦策邪作也余敢

言邪卽是不敢言後人不達而增字以申明之殊爲多事乃或改注內之余敢言也爲余不敢言者以牽合已增之正文則其謬益甚矣

游俠列傳

況

陽翟薛況念孫案況本作兄古多以兄爲況字

見大雅桑柔召

吳二篇管子大匡篇及漢樊毅脩華嶽碑又呂后紀之  
鄒兄漢書翟方進傳之寶兄儒林傳之程子兄又尹翁  
歸傳翁歸字子兄皆讀爲況索隱本出薛兄二字注曰音況今本改

兄爲況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

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

以軀僭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  
可勝數念孫案及當爲乃休乃鑄錢掘冢爲一句休上  
不字後人以意加之也

此因乃諺作及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以曲通其義

耳漢書作藏命作姦剽攻

句

休乃鑄錢掘冢

句

顏師古

元二二二二  
三  
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是休字下屬爲句貨殖傳曰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此又一證也

侯幸列傳

抗

高祖至暴抗也念孫案抗本作伉淺學人多見抗少見伉故改伉爲抗耳索隱本出暴伉二字注曰伉音苦浪反言暴猛伉直酷吏傳贊云郅都伉直是也今并注文亦改爲抗不知正文作伉故須作音若作抗則不須作音矣何弗思之甚也

滑稽列傳

幸雨立

女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念孫案幸雨立本作雨中立今本雨上幸字涉下幸休居而衍又脫去中字遂致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作幸雨立亦後人依史記改之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此竝作雨中立

宦署

金馬門者宦署門也念孫案宦下脫去者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居處部及文選西都賦別賦注引此竝有者字

行十餘日

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會行十餘日念孫案此謂居齋宮中十餘日也十餘日上不當有行字蓋涉下文浮行數十里而誤衍耳太平御覽方術部引此無行字

治鄭

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念孫案治鄭本作相鄭今作治者因下文治單父治鄭而誤索隱本於下文兩治字皆避諱作理而此獨作相是正文本作相非作治也

日者列傳

誇嚴

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說禍福以誑言也念孫案莊嚴與矜誇事不相類嚴讀爲讖說文曰讖誕也誇讖也廣雅同廣韻引東觀漢記曰雖誇讖猶令人熱誇讖猶言誇誕此謂卜者多言誇誕以惑人讖與嚴古今字也管子法法篇國母怪嚴母雜俗母異禮嚴亦與讖同怪讖猶怪誕耳

龜策列傳

松根

伏靈者

今作茯苓

千歲松根也念孫案松根本作松脂後人



以上文言茯苓在地中故改爲松根不知茯苓乃松脂所化非松根也淮南說山篇下有茯苓上有兔絲高注曰茯苓千歲松脂也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  
年化爲茯苓藝文類聚木部引元中記曰松脂淪入地千  
中千歲爲茯苓太平御覽藥部引典術曰松脂入地千  
歲爲茯苓又御覽及爾雅翼並引龜策傳曰茯苓者千  
歲松脂也皆其明證矣又案呂氏春秋精通篇曰人或  
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然則  
松脂入地爲茯苓茯苓之氣上爲兔絲謂茯苓爲兔絲  
之根則可謂爲松根則不可

滿百莖

傳曰天下和平三道得而蒼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念  
孫案滿百莖本作百莖其根今本有滿字無其根二字  
者後人依上下文改之也不知上下文言滿百莖皆楮  
先生之語此言百莖共根乃楮引古傳之文不與上下  
同也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卉部引此竝作其叢  
生百莖共根無滿字上文蒼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  
云蒼百年而一本生百莖此洪範五行傳春秋繁露奉  
本篇曰蒼百莖而共一本皆其證也邢昺爾雅釋魚疏  
引史記作滿百莖則所見本已誤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引之曰水經決水注云灌 waters 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褚先生所謂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東北逕蓼縣故城而北注決水今灌水出光州商城縣北流入決水漢書地理志曰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灌水所出又曰蓼是比傳原文本作神龜出於費有灌水北至蓼入決江灌之閒且其地在江北非在江南今本云神龜在江南蓋後人多聞江水少聞灌水故以意改之耳

務以費民

務以費民民字與常郎方彥張嘗傍行祥成享冥光綱

長亾十六字爲韻念孫案民當爲岷岷字古讀若亾本  
在陽部故與常郎諸字爲韻說文岷從民亾聲字或作  
岷通作莢管子輕重乙篇  
則以賜貧岷與兵糧爲韻韓子八姦篇五日民萌與林  
旁凡缺行強方爲韻楊雄幽州牧箴德我邊萌與康唐  
念亾侑爲韻其成冥二字則閉用耕部也若民字則在眞部  
去陽部較遠矣

理達於理

理達於理文相錯迎念孫案理達於理文不成義理達  
當爲程達程理右半相似又涉下理字而誤也程與呈  
古字通廣雅程見示也張衡西京賦  
倝儻程林薛綜曰程猶見也灼瘳爲兆其理縱  
橫呈達於外故曰程達於理文相錯迎也太平御覽方

術部引此正作程達於理

諸靈數刺

諸靈數刺莫如女信集解徐廣曰音策索隱本作刺注  
曰刺音近策或刺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

可覈念孫案說文玉篇無刺刺二字此皆刺之誤也今本

作刺者因徐廣音策而誤索隱本作刺者刺字俗書作刺因誤而爲刺說文刺策也從艸

刺聲玉篇音刺刺與策聲相近故索隱曰刺音近策刺  
字又有策音故徐廣音策集韻策蒼也或作刺義即本  
於徐廣

求財

求財買臣妾顧子明曰財下脫物字前後文竝作求財物

貨殖列傳

幣

無息幣索隱本幣作弊念孫案太史公自序維幣之行以通農桑索隱本亦作弊注曰弊音幣帛之幣是史記幣字通作弊也今本皆改弊爲幣并刪去其音矣古字多以弊爲幣管子四時篇謹禱弊梗鹽鐵論鎔幣篇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太元元挽古者寶龜而貨貝後世君子易之以金弊字竝與幣同莊子則陽篇搏幣而扶

翼釋文作弊秦策必卑辭重幣以事秦趙策受其幣而厚遇之姚本竝作弊趙策啟關通幣史記虞卿傳作弊宋本游本王本皆如是史記司馬相如傳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漢書作弊

什倍其償

求奇縞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念孫案索隱本償作當注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當字漢書作償據此則史記自作當與漢書不同而今本作償則後人依漢書改之也案當者直也見廣雅謂什倍其物之直也又案償之爲言猶當也漢書匈奴傳漢出三千

餘騎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取當  
卽取償也秦策曰亾於秦而取償於秦廣韻償當也則當與償亦同  
義無庸改爲償

果隋

楚越之地果隋贏蛤不待買而足索隱曰隋音徒火反  
正義曰隋今爲種今本種音同果種猶種疊包裹也今  
楚越之俗尙有裹種之語楚越水鄉足螺蛤魚鼈民多  
採捕積聚種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種之方言  
脩太史公書述地志乃改云果疏贏蛤非太史公意班  
氏失之也引之曰說卦傳艮爲果蔞京房作果墜墜與



隋通則果隋卽果菘班氏不誤守節不識古字乃以唐時俗語說之甚矣其謬也

走灰地如鶩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僭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灰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念孫案宋本游本走灰地如鶩下皆有者字是也上文不避湯火之難下文不擇老少下皆有者字

千章之材

山居千章之材集解徐廣曰材一作楸駟案韋昭曰楸

木所以爲轅音秋漢書作干章之菘孟康曰菘任方章者干枝也念孫案史記材字當爲秋字之誤襄十八年左傳伐雍門之菘釋文菘本又作秋莊子人間世篇宜楸柏桑釋文楸作秋史記朝鮮傳封韓陰爲秋苴侯漢書菘作秋

醬干甌

醢醬干取醬干甌念孫案下句醬字當從漢書作漿此涉上句而誤也北堂書鈔酒會部太平御覽飲會部引史記竝作漿干甌

鰕干石

鮎鯨千斤鮓千石鮑千鈞集解徐廣曰鮓音鮓鮓魚也

本作鮓音鮓鮓魚也說見下

索隱曰鮓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又

曰注鮓音輒膊魚也膊音鋪博反破鮑不相離謂之膊

聲類及韻集雖爲此解而鮓生之字見與此同鮓者小

雜魚也

自鮓音輒以下至此今本皆刪去唯單行本有

念孫案鮓音昨苟反字

從魚取聲說文白魚也鮓音輒字從魚取聲

取音

玉篇

膊魚也

方言膊異也燕之北郊朝鮮洲水之謂凡暴肉謂之膊

兩字絕不相通此

文以鮎鯨爲一類鮓鮑爲一類鮓音輒字從取不從取

世人多見取少見取故鮓誤爲鮓今俗書輒字作輒誤

與此同也鮓千石鮑千鈞當作鮓鮑千鈞

鮎鯨千斤鮓鮑千鈞相對

爲文鯀下不當有千石二字蓋因上文楊布皮革千石而誤行也當依漢書剛徐廣注鯀音鯀

鯀魚也當作鯀音輒膊魚也

索隱引徐廣注正作音輒膊魚也正義同考漢

書正作鯀鮑千鈞顏師古曰鯀膊魚也卽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鯀音輒是其證矣索隱不用徐廣之說乃云鯀音輒一音昨苟反小魚也且云鯀生之字與此同是直不辨鯀輒之爲兩字矣且鯀爲膊魚鮑爲鹽漬魚見玉篇二類相近故以鯀鮑連文若改鯀爲輒而訓爲小魚比之於鮑斯爲不類矣正義說亦與索隱同誤

### 椎髻

賈椎髻之民念孫案椎髻索隱本作魁結注曰上音椎

下音髻今改髻結爲椎髻而刪去其音斯爲妄矣陸賈傳尉他魃結箕踞朝鮮傳魃結蠻夷服西南夷傳魃結耕田索隱竝曰上直追反下音計正與此同漢書陸賈傳貨殖傳竝作魃結李陵傳西南夷傳朝鮮傳竝作椎結史記漢書皆無髻字

說文無髻字

方言覆結謂之幘巾楚辭招魂激楚之結獨秀先些字竝作結

### 拙

田農拙業念孫案拙本作掘故徐廣音義曰古拙字亦作掘也後人改掘爲拙則與音義相左矣班馬字類引此正作掘淮南說林篇所重者在在外則內爲之掘亦以

掘爲拙

用之富

田農掘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雜樂成以饒念孫案桓發用之富本作桓發用富用亦以也

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日用以也

與上下三以字互文後人於用下

加之字則失其句法矣史記多以以用互文秦楚之際月表序曰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天官書曰歲星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昏老莊申韓傳曰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七禁游俠傳曰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

俠聞自序曰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皆其證也皋陶謨曰侯以明之璉以記之書用識哉管子小問篇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荀子非相篇曰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人則用撻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此衰妣之所用歿而平王之所以東徙也韓子揚權篇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皆以  
以用互文

太史公自序

糲梁

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糲梁之食藜藿之羹漢

書司馬遷傳同念孫案服虔曰糲粗米也賈逵注晉語

曰梁會之精者

見文選陸機君有所思行注

是糲粗而梁精不得以

糲梁連文梁當爲梁字之誤也

梁梁字形相近傳寫往往譌潤曲禮糲曰明菜

釋文一本作明梁淮南人謂篇飯黍梁今本菜誤作菜

爾雅曰菜稷桓二年左傳

曰菜會不鑿玉藻曰稷會菜羹論語鄉黨曰蔬會菜羹

菜會稷會蔬會異名而同實也菜與糲皆會之粗者李

斯傳曰堯之有天下也菜糲之會藜藿之羹韓子五蠹

篇曰堯之王天下也糲菜之會藜藿之羹淮南精神篇

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菜之飯藜藿之羹王

術篇曰堯太羹不和菜會不穀皆其證也列子力命篇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衣則裋褐會則粢糲子衣則文  
錦會則梁肉以粢糲與梁肉對言淮南人閒篇陳駢子  
對孟嘗君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以身  
歸君會芻豢飯黍粱今本粱誤作粱上文云黍以芻豢  
黍粱下文云服輕暖乘牢良良與  
粱爲韻今據改以糲粢與黍粱對言是粱精而粢粗可言糲粢  
不可言糲粱也

聖人不朽

聖人不朽時變是守漢書司馬遷傳朽作巧顏師古曰  
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念孫案史記原文蓋亦作聖人  
不巧今本作朽者後人以巧與守韻不相協而改之也

不知巧字古讀若揆正與守爲韻韓子主道篇不自操  
事而知拙與巧素問徵四失論更名自巧竝與咎爲韻  
參同契非種難爲巧與酒爲韻皆其證也上文云以虛  
無爲本以因循爲用以虛無爲本卽所謂聖人不巧也  
以因循爲用卽所謂時變是守也又云有法無法因時  
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念亦是此意此皆言道家無爲  
之術故顏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韓子揚權篇  
亦云聖人之道去智與巧若改爲聖人不朽則與時變  
是守之義迥不相涉矣索隱本出聖人不朽四字正義  
云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則所見本皆誤

諸侯謀之

惠之早賞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

臣洞疑念孫案諸侯謀之本作諸侯之謀之是也

若詩言先

君之思憮婉之求維子之好之類

言呂后崇彊祿產而謀劉氏故下文

卽云殺隱幽友也後人以謀與台疑韻不相協故改之

謀爲謀之而不知謀字古讀若某

詳見唐韻正

正與台疑爲

韻且呂后稱制之時諸侯未敢謀之也

洞疑

殺隱幽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爲義言所共疑也引之曰索隱以洞疑爲共疑其說迂而難通洞讀爲

惘惘疑恐懼也古呂后殺隱王如意幽幽王友而大臣  
皆恐也蘇秦傳秦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  
驕矜而不敢進索隱以惘爲恐懼是也疑亦恐也雜記  
曰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會肉皆爲疑歿鄭  
注疑猶恐也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君子見善恐不得  
與焉見不善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荀子宥  
坐篇其赴百仞之谷不懼大戴禮勸學篇懼作疑管子  
小問篇曰駮會虎豹故虎疑焉是疑亦恐也燕世家曰  
眾人惘恐惘恐卽惘疑也作洞者假借字耳馮衍顯志  
賦亦曰終怵憚而洞疑

來古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也言比樂書以述自古以來樂之興衰也念孫案小司馬倒釋來古二字非也

比樂書以述古來則文不成義

來古卽往古也來與往義相反

而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也大雅文王有聲篇通追來孝通辭也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稱言上追前世之美德也前世之美德故曰往孝所謂追孝于前文人也

鄭箋訓通爲述來爲勤謂述追王季勤孝之行失之辭見經義

述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魯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

贖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本書秦始皇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籌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

高祖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念孫案祖上本無高字後人以此是述高祖功臣因加高字耳今案應劭注漢書文帝紀曰始取天下者爲祖故但言祖而其義已明無庸加高字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

三引此文皆作維祖元功則無高字明矣下文述荆燕世家云維祖師旅劉賈是與又其一證也

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

其極則玩巧

句

并兼茲

音今本此

下戲索隱曰

玩殖此字

上屬

爲爭於機利

句

念孫案此以其極則玩巧爲句

貨殖傳曰故其

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并兼茲殖爲句爭於機利爲句索隱本玩音

五官反云云本在玩巧下今本列入茲字之下殖字之上則是以其極則玩爲句巧并兼茲爲句殖爭於機利爲句矣大謬

姜姓解

田闕爭寵姜姓解亾徐廣曰解一作遷念孫案姜姓解

亾殊爲不詞解當爲鮮字之誤也

凡從魚之字或譌從魚漢北海相景君銘

元元鰥寡鰥字作鰥史記賈生傳細故懲罰兮薊字作薊皆共證也漢魯峻石壁殘畫象鮮明騎鮮字作解俗書解字作解二形相似故鮮字誘而爲解月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紀淮南時則篇竝作穀實解落墨子魯問篇鮮而食之節葬篇作解而食之兩雅釋山小山別大山鮮釋文曰鮮或作辯字文選吳都賦嶼湖閩李善引爾雅曰小山別鮮之言斯也俗語斯白之字作大山曰嶼皆其證也鮮齊魯之閒聲近斯爾雅釋詁釋文曰鮮本或作馨沈云古斯字斯與鮮聲相近故字相通阮氏伯元學經室文集曰尚書無佚曰文王懷保小民惠鮮寡鮮即斯字言文王惠斯寡寡即祖甲保惠于庶民不敢侮寡寡之義斯者語詞故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竝作惠于寡爲孔傳訓鮮爲少失之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無言小山之別離於大山者曰鮮謂田恆與闕止爭寵弑簡鮮即斯故釋言曰斯離也



公專齊政而姜姓斯亾也。鮮與遷聲相近。故徐廣曰：「一作遷。若作解，則聲與遷遠而不可通矣。」

傳兵論劔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劔。顧子明曰：「此本作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信仁爲一類，廉勇爲一類，劔論與兵書對文。顏司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言非信仁廉勇之人不能

傳此二術也。上文云：「在趙者以傳劔論顯。」漢書司馬遷

傳同。服虔曰：「世善劔也。」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劔論兵書也。」見集解。是其證。今本仁廉二字

倒轉，劔論兵三字上下錯亂，又脫去書字。

不既信

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念孫案不既信不失信也  
方言廣雅竝云既失也。

統業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念孫案統業當從漢  
書作絕業字之誤也絕業與末流相對爲文下文秦撥  
去古文焚滅詩書云云正申明絕業二字之意司馬相  
如云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意與此同也若作  
統業則非其指矣文選頭陀寺碑文惟齊繼五帝洪名  
紐三王絕業李善注引史記正作絕業。

俟後世聖人君子

俟後世聖人君子念孫案此本作以俟後聖君子今本無以字有世人二字皆後人所改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史公之言卽本於此案傳稱君子有樂乎此本指孔子之雅意有不同而文出於彼詩譜序曰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亦指後賢言之與公羊文同而意異索隱本出以俟後聖君子六字注曰此語出公羊傳是其證後人不知而以意改之謬矣漢書正作以俟後聖君子

子

索隱本異文

案史記漢書每多古字漢書顏注卽附於本書之下凡字之不同於今者必注曰古某字是以後人難於改易而古字至今尙存史記則索隱正義本係單行其附見於本書者但有集解一書注與音皆未暇備是以史記中古字多爲淺學人所改後人以集解索隱正義合爲一書乃不肯各仍其舊而必改從今本以歸畫一殊失闕疑之義今正義已無單行本唯汲古閣所刻索隱本尙存其今本中正文注文皆經改易者已附辯於各篇之下其餘異文尙多略記百餘字以資考正如磬石作盤石

孝文紀此所謂磐石之宗也  
索隱本磐作盤他皆仿此  
意滯作苦滯樂書則無意滯

之音黃鐘作黃鍾律書黃鍾長八寸七分一菽作叔天官書菽為髯作頰

矣封禪書有龍壘倭作倭魯世家生子倭第作弟晉世家君第母

胡髯下迎黃帝雲夢司馬暮作莫五子胥晉傳吾礪作厲

相如傳長卿第俱如臨邛暮作莫日暮塗遠吾礪作厲

勝自嶺作嶺商君傳魏居効作效蘇秦傳今虛喝作虛

獨是故桐疑虛喝壓作厭張儀傳吾請輝作輝賈生傳

而下爐作鑪天地賦作缶李斯傳擊鎡作溢鑠金鑠金鑠

甄隋壘之愈作愈蒙恬傳若知嚮作鄉韓王信傳及

作亢對敬傳不伴作伴田叔萬以為穉作穉匈奴傳右

斜輓作輓野馬而轉駒駝馳作馳馳烽作燧燧

贍作澹澹沈撰作選歷選倣作放口者傳倣獸作檻貨

傳醬 千顧 以二者相較則索隱本皆古字而今本皆俗書也

又如子貢作子贛孔子世家唯子貢盤作槃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

訊作諱賈生傳訊曰箕倨作箕踞張耳陳餘傳高祖箕倨嘗誚作譙樊噲

羽項裙作幫萬石君傳取齧作齧魏其武安傳杜鄙作鄙鄙

鎬司馬相如傳崖作厓察之野作犂野網作罔酷吏

嘗天下之網皆與說文相合又如蒼作倉項羽紀吳軍蒼

臣表張蒼救作揀十二諸侯表吳王高苑作高宛高高祖

為計相侯者表高苑莊作壯棘陽莊侯杜得臣涅陽莊侯呂勝

制侯丙備莊作壯中水莊侯呂馬童菌莊侯張平

陸梁作陸壘陸梁侯恭作共惠景問侯者表管恭侯劉

元以來王子侯者陪作倍建元以來王子侯條侯作脩

侯將相名臣表中 隗殺作焦殺樂書其聲 大荒落作大

亾落麻書疆梧大 協洽作汁洽作噩作作鄂湑灘作汭

漢竝同 藩作蕃天官書環之匡 葵女作務女同上 穉

平準書三日 管作筦欲擅管山 犁鉏作犁且齊世家 闕

止作監止闕止有 徐州作徐州田常執簡 費王作弗王

晉世家子穆 荀躒作荀櫟趙世家荀躒 熒惑作營惑子

世家匹夫而 圯作汜蜀侯世家步 旗作期三王世家 佚

作軼母伺 寓作偶老子韓非傳大 端木賜作端沐賜漆

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漆雕竝作漆彫公伯僚作公伯

繚公堅定作公肩定申黨作申堂公而歲作公而歲仲竝

尼弟舫作枋張儀傳舫船載卒得作德孟嘗君傳齊屬作踰屬

而見洒作灑范睢傳羣臣莫不馳作施而搏蹇免也蹇

作悞屈原傳離誹作非誹俊疑築賈誼作賈義賈生洛作雒

呂不韋傳倉河匡作榭刺容傳秦舞疑作別李斯傳辯

南洛陽十萬戶匡作榭陽奉地圖疑作別白黑而定

尊渡作度淮陰侯傳陳草作阜望趙軍狡兔作郊兔狡

瓜通作重向奴傳以示不如廬胸作盧胸築城郭列稽

且作稽沮衛將軍驃騎敝作弊主父傳靡勞浸作勞寢

而南夷傳其旁東諸蔗作諸柘司馬相如傳雕胡作彫

胡東蒿彫胡削作戍削楊袖斐珊作盤獬勃窳作勃粹斐

勃窳上鄧作豐鄧鄧踰踰作踰踰波鵬躑躑作躑渠須鷲鷲



鳴作歲鷲

鷲鷲

鮮枝作鮮支

鮮枝

榕樑作荅還

榕樑

胥

餘作胥邪

胥餘

卉吸作卉歛

卉吸

嫺作閑

嫺都

笮

叩笮之

浸潄作浸淫

浸潄

眩溘作泣溘

紅杏

遂作遂

君長

遂浦

經作徑

大宛傳

導作道

為發導

黎軒

作黎軒

黎軒

有

北

奄蔡

謫作適

滑稽傳

竿作干

貨殖傳

龜作

阮

太史

公自

序龜

亦可見古書多假俗之字故并記之

史記第六